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七至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王時燧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七

氣義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寧

趙驊　曹文洽　陽城

王義　裴度　廖有方

裴冕

裴冕為王鉷判官鉷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竊權柄咸懼

之鉷賓佐數人不敢窺鉷門皃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瘗於近郊出談賓錄

李宜得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塗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請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舊主流汗辭之留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舊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

願陛下遂臣愚欵上嘉其志擢主為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出朝野僉載

穆寧

穆寧不知何許人顔眞卿奏為河北道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唯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眞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畢佐公以定危難其後寧計或不行眞卿棄平原夜渡河出談賓録

趙驊

趙驊因胁於賊中見一婦人問之即江西廉察韋環之族女也夫為畿官以不往賊軍遇害韋氏没入為婢驊哀其寃抑以錢贖之俾其妻致之别院而驊竟不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驊以家財贍給而求其親屬歸之議者咸重焉出談賓録

曹文洽

曹文洽鄭滑之裨将也時姚南仲為節度使被監軍薛

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為盈珍讒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南仲誣讒頗甚文洽時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傷滿地傍得文洽二緘一狀告盈珍一表理南仲寃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疑南仲慮釁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邪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

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談賓錄

陽城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居陝州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莞簟布衾熙熙怡怡難名其室後遇歲荒屏跡不與同里往來懼於求也或採桑榆之皮屑以為粥講論詩書未嘗暫輟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協心蓋管寧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於餓禽後

里人竊令於中户致糠數十數盃乃就地食焉他日山
東諸侯聞其高義發使寄五百縑城固拒却使者受命
不令返城乃標於屋隅未嘗啟緘無何有節士鄭俶者
迫於㷀舉投人不應因途經其門往謁之俶戚容瘵貌
城留食旬時問俶所之及其瘠瘁之端俶具以情告城
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諸侯近貺物無所用輒助足下人
子終身之道俶固讓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讓焉俶對曰
君子既施不次之恩其願終志後為奴僕償之遂去俶

東治瑩事罷杖歸城以副前約城曰子奚如是茍無他繫同志為學可也何必云從巳以相依傚泣涕曰若然者徹軀何幸傚於記覽苦不長月餘城令諷毛詩雖不輟尋讀及與之討論如水投石也傚大慙城曰子之學與吾弟相昵不能舍有以致是邪令所止阜北有高顯茅齋子可自翫習也傚甚喜遽遷之復經月餘城訪之與論國風傚雖加功竟不能往復一辭城方出未三二十步傚縊於梁下供饌童窺之驚以告城城慟哭若裂

支體乃命都兒將酒奠之又作文親致祭自咎不敏我雖不殺儆儆因我而死自脫衣令僕夫負之都兒行櫝楚十五仍服緦麻厚瘞之由是為縉紳之所推重後居諫議大夫時極諫裴延齡不合為國相其言至懇唐史書之及出守江華郡日炊米兩斛魚羹一大鬵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舁置瓦甌樿杓有類中衢罇也（出乾臊子）

王義

王義即裴度之隸人也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為人所刺義扞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國史補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歘剽殆盡告敕歷任文簿悉無孑遺遂於近邑求丐故衣迤邐假貸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側近邸遂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

行止糾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

詰其事對曰某主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盜盡唯殘微

命此亦細事爾其如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强以致

之獻於上相裴公位亞國號矣裴曰子室之姓氏何也

答曰姓某字黄娥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

校也試為子偵遂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

親近入而白之當致其禍也寢不安席遲明詣裴之宅

側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有頳衣吏詣店頗忽遽稱令

公召糾閘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至第斯須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即延之坐竊視之則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令聊以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州糾喜躍未已公又曰黄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出玉堂閒話

廖有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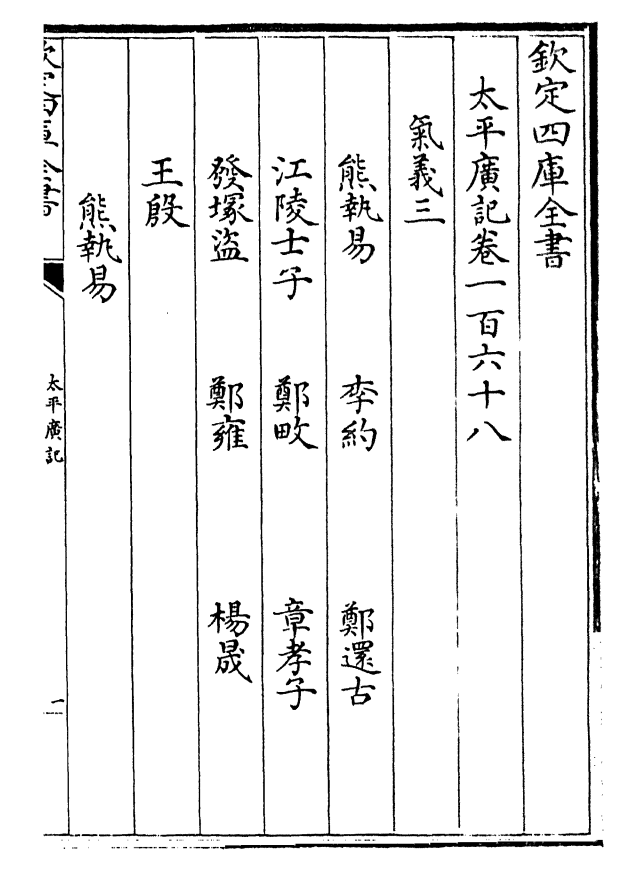
廖有方元和乙未歲下第游蜀至寳雞西適公館忽聞

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憿也乃於閒室之內見一貧病兒
郎問其疾苦行止殭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䁥睞
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
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
知其姓字苟為金門同人臨岐悽斷復為銘曰嗟君歿
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
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迴取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
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

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飫啜熊虎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繢繒錦一䭾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綰秀才即其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叙平生之事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辭曰僕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

申州州將以表奏朝廷文武寀寮願識有方共為導引明年李逢吉知舉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出雲溪友議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七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八

氣義三

熊執易

態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次執易潛問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出摭言

李約

李約為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官拜韋徵君況墻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獨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

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與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唅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出尚書故事

鄭還古

鄭還古東都閑居與柳當將軍者甚熟柳宅在履信東街有樓臺水木之盛家甚富妓樂極多鄭往來宴飲與諸妓笑語既熟因調謔之妓以告柳憐鄭文學又貧亦不之怪鄭將入京求官柳開筵餞之酒酣與妓一章曰治豔出神仙歌聲勝管絃眼看白苧曲欲上碧雲天未擬生裴秀如何乞鄭玄莫教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見詩甚喜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力空困將去固不易支持專待見榮命便發遣入京充賀禮及鄭入

京不半年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驛鄭已亡殁旅櫬尋到府界柳聞之悲歎不已遂放妓他適出盧氏雜說

江陵士子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求尺題於交廣間遊索去萬計支持五年糧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歸任尒改適士子去後五年未歸姬遂爲前刺史所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其夫歸已失姬之所在尋訪知

處遂為詩求媒標寄之詩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著襄王更不迴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纎蘿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刺史見詩遂給一百千及資裝便遣還士子

出盧氏雜說

鄭畋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

郊自以哀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於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敎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司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于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栢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造二壠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出北夢
瑣言

章孝子

章孝子名全益東蜀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啓養育母疾全啓割股肉以饋其疾果瘳也他日全啓出遊殂於逆旅全益感天倫之恩制斬線之服又以全啓割肉啗母遂以火煉指以申至痛仍以銀字寫法華經一部日夕諷誦乃通大義後至成都府樓巷舍於其間傍有丹竈不蓄童僕塊然一室鬻丹得錢數及兩金即刻一象今

華亭禪院即居士髙樓之所人謂有黄白之術嘗言於道友曰點水銀一兩止一兩銀價若九作三百粒每粒百錢乃三十千矣其利博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後制土偶於丹竈之側以代執熱之用護惜不毀殆四十年大順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寫眞於壁節度判官前眉州刺史馮涓撰讚以美之出北夢瑣言

發塚盜

光啟大順之際襃中有盜發塚墓者經時搜索不獲長

吏督之甚嚴忽一日擒獲寘於所司淹延經歳不得其情拷掠楚毒無所不至款占既具連及數人皆以為得之不謬矣及臨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殺平人者乎發塚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為獲擒而斯人何罪欲殺之速請釋放旋出丘中所獲之贓驗之略無差異具獄者亦出其贓驗之無差及藩帥躬自誘而問之曰雖自知非罪而受箠楚不禁遂令骨肉偽造此贓希其一死藩帥大駭具以聞於朝廷坐其獄吏

枉陷者獲免自言者補衙職而賞之 出玉堂閑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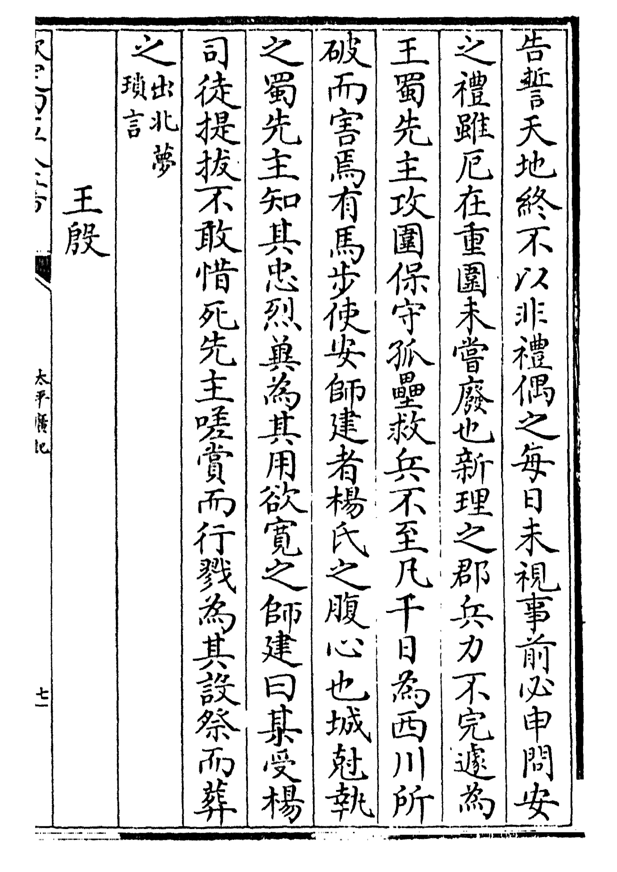
鄭雍

鄭雍學士未第時求婚於白州崔相公遠纔允許而博陵有事女則隨例塡宮至朱梁開平之前崔氏在內託疾敕令出宮還其本家鄭則復託媒氏致意選日親迎士族婚禮隨其豐儉亦無所闕尋有莊盆之感又杖絰朞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美稱籍甚場中翹足望之一舉之甲科封尚書牓下脫白授秘校兼內翰與丘門同

敕入不數載而卒出玉堂閒話

楊晟

楊晟始事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憫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晟



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日未視事前必申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為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壘救兵不至凡千日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尅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為其用欲寛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賞而行戮為其設祭而葬之出北夢瑣言

王殷

王殷梁開封尹瓚之猶子也乾化中為徐州連率衆叛拒命殺害使臣點閱市井而授甲焉有親隨苗温與數輩度其必不濟竊謀作亂事泄被擒刳心而死其妻配隸别部軍校殊不甘挾短刃割乳而殞聞者無不嗟尚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陳寔　黄叔度　郭泰

馬融　蔡邕　顧邵

諸葛瑾兄弟　龎士元　武陔

裴頠　匈奴使　桓温

謝鯤　唐太宗　李勣

薛收　王珪　王師旦
楊素　王義方　選將
英公　劉奇　張鷟
李嶠　鄭杲　盧從愿
裴寛　韋詵　裴談
陳寔
陳寔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棟梁之器譬諸寳劒則世之龍泉容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

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於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出世說

黃叔度

郭泰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矣出世說

郭泰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淵停九州之士悉懔懔宗仰以為覆盖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為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唯為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出世說

馬融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嘗不解割裂書七事而玄思其五別令盧子幹思其二融告幹曰孔子謂子貢回也聞一知十吾與汝弗如也今我與子可謂是矣出世說

蔡邕

蔡邕評陳蕃李膺先後曰陳仲舉彊於犯上難李元禮嚴於攝下易仲舉三君之下元禮八俊之上謝沈漢記曰三君者一時之所重竇武劉淑陳蕃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出世說

顧邵

顧邵嘗獨謂龐士元曰聞子知人吾與足下孰愈士元曰陶治世俗與時沉機吾不如子論霸王之餘策覽倚伏之要最吾亦有一日之長邵亦安其言出世說

諸葛瑾兄弟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事一國時以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出世說

龐士元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績顧劭全琮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

聲名似汝南樊子昭出世說

武陔

司馬文王問武陔曰陳泰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出世說

裴頠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放愛喬之有風韻謂淮曰喬

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無檢局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儁出世說

匈奴使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懷遠國使崔季珪代當之自捉刀立牀頭事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王聞之馳殺

此使（出商芸小說）

桓温

晉殷浩既廢桓温語諸人曰少時與之共騎竹馬我棄去已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出世說新語）

謝鯤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出世說新語）

唐太宗

貞觀五年上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固不自知公宜論朕得失無忌曰陛下武功文德跨絶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愆失上曰朕欲聞已過公乃妄相諛悦令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鑑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足以自改因曰無忌善於籌算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兵機政術或恐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

善和解人酒盃流行發言啟齒事朕三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所長持論恒據經典自不負於理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諾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出唐會要

李勣

武德初李勣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之中即加禮敬平武牢獲鄭州長史戴胄釋放推薦之當時以為有知人之鑒出唐會要

又貞觀元年勣為并州都督時侍中張文瓘為參軍事勣嘗歎曰張稚珪後來管蕭吾不如也待以殊禮時有二寮亦被禮接勣將入朝一人贈以佩刀一人贈以玉

帶文瓘獨無所及因送行二十餘里勣曰諺云千里相送歸於一别稚珪何行之遠也可以還矣文瓘曰均承尊奬彼皆受賜而返鄙獨見遺以此於悒勣曰吾子無苦老夫有説某遲疑少決故贈之以刀戒令果斷也某放達不拘故贈之以帶戒令檢約也吾子宏才特達無施不可焉用贈為因極推引後文瓘累遷至侍中出廣人物志

薛收

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鳯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出談賓錄

王珪

貞觀六年上宴侍臣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與諸子孰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

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彥博剸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能謂之確論

出會要

王師旦

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瑾策下太宗歎曰二人咸有詞華對曰體性輕薄文絶

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變陛下風教帝以為名言後如其言也（出譚賓録）

楊素

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遂妻以姪女常撫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勉力持之胸前為板所摩蹙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

射（出定命錄）

王義方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王義方義方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出譚賓錄）

選將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為知言（出譚賓錄）

英公

高宗時蠻羣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内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唯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内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

辨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出國史異纂）

劉奇

唐證聖中劉奇為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鍠為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無私何見謝（出談賓錄）

張鷟（自號浮休子）

唐婁師德滎陽人也為納言客問浮休子曰婁納言何如答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栗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鍊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

于近代之名公者焉容曰狄仁傑為納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覽經史薄閑文筆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翦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容曰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凌人剛愎有餘而恭寛不足非謀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問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辯似智巧諛似忠傾覆

邦家誣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歟蜂蠆害人終為人所害
無何為太僕卿戮於西市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
曰三思憑藉國親位超袞職貌象恭敬心極殘忍外示
公直內結陰謀弄王法以復仇假朝權而害物晚封為
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以壽終竟為節愍太子所殺又
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
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張食其
之黨勇若熊羆諂事武士開之儔怯同鴛犬首鼠之士

進退兩端虺蜴之夫曾無一志亂朝敗政莫非斯人附三思之徒赤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長流思州憂恚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膽剛而能斷處陵夷之運不偷媚以取容

居版蕩之朝不遜辭以苟免來俊臣羅織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鍛鍊者有功寬之蹈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以遠害若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于定國豈同年而語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溫何如答曰履溫心不涉學眼不識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謀大趦趄狗盜突忽猪貪晨羊誘外不覺其死夜蛾覆燭不覺其髮頭寄於頸其能久乎後從事韋氏為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為選部侍郎何如

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狐蹲貴介雉伏權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鷦鳩棲於葦苕鮒鰌游於沸鼎既無雅量終是凡材以此求榮得死為幸後果謀反伏誅出朝野僉載

李嶠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見參謀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記名項有刀痕問之對曰某昔為番官曾事特進李嶠嶠奬某聰明每有詩什皆令收掌常熟視謂之曰汝甚聰明

然命薄少官祿年至六十已上方有兩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過否爾後轗軻不得覓身名胡至三十忽遇張佺北征便隨入軍軍敗賊刃頸不斷於積屍中臥經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後每憶李公之言更不敢覓官於寺中洒掃展轉至六十因至鹽州於刺史郭某家為客有日者見之謂刺史曰此人有官祿令合舉薦前十月當得官刺史曰此邊遠下州某無公望豈敢輒薦舉人俄屬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舉一人其年五月郭舉此人

有兵謀至十月策問及第得東宫衛佐官仍參謀范陽軍事出定命録

鄭杲

唐聖歴中侍郎鄭杲注韓思復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府士曹參軍甞謂人曰今年當選得韓元二子是吏部不負朝廷矣出談賓録

盧從愿

唐景雲中盧從愿為侍郎杜暹自虢州參軍注鄭縣尉

後為户部尚書盧自益州長史入朝杜立於上乃曰選人定如何盧曰亦由僕藻鑒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出談賓錄

裴寬

尚書裴寬罷郡西歸汴流停午因維舟暫駐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弊因命與語大奇之遂為知心曰以君才識必自富貴何貧也舉一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偃蹇者鞭撲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

徐州也出幽

明鼓吹

韋詵

潤州刺史韋詵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壻雖門地貴盛聲名籍甚者詵悉以為不可遇歲除日閑無事妻孥登城眺覽見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瘞詵異之召吏指其所使訪求焉吏還白曰所見乃參軍裴寛所居也令與寛俱來詵詰其由寛曰其常自戒義不以苞苴汚其家今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與家童瘞於後

園以全其所守不謂太守見之詵因降階曰其有息女願授君子裴拜謝而去歸謂其妻曰嘗求佳壻今果得之妻問其誰即向之城上所見痤物者明日復召來韋氏舉家視其簾下寛衣碧衫踈瘦而長舊制八品已下衣碧入門其家大噱呼為鸛鵲詵妻涕泣於帷下既退詵謂其妻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詵竟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寛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望以寛為稱首出明皇雜

錄

裴談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出廣人物志）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

知人二

劉禹錫　韓愈　顧況

于邵　李德裕　韋岫

知人僧　蔡荆　亞子

姚元崇

姚元崇與張説同為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舋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

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刋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為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加删

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逺矣出明皇雜錄

盧齊卿

盧齊卿開元初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齊卿特相禮接謂曰十年内知節度果如其言出談賓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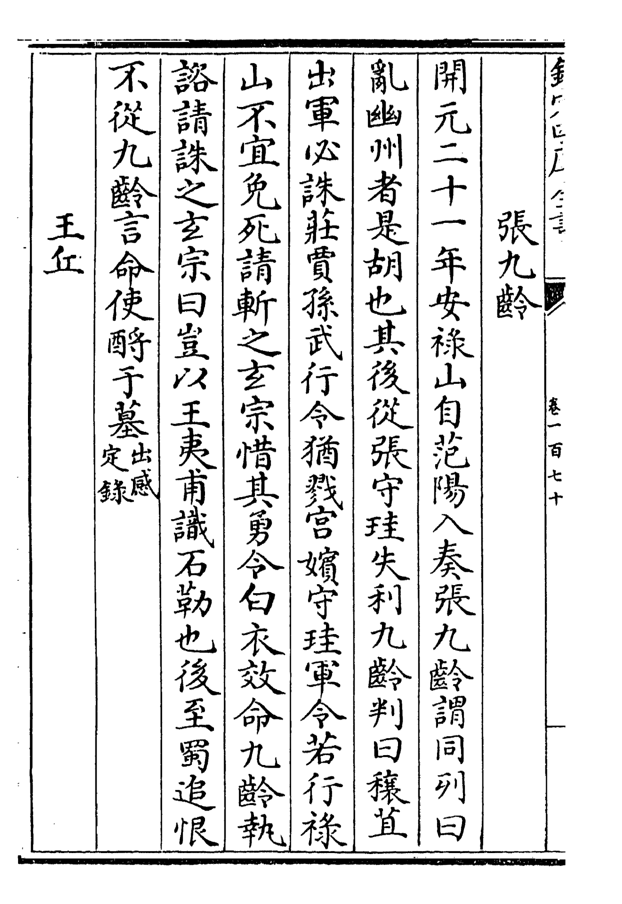
薛季昶

左相陳希烈初進士及第曾與人製碑文其人則天時

破家因搜家資見其文以為與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陳於府見河南尹薛季昶陳神色無懼自辯其事百餘言薛尹觀而奇之便引上廳謂之曰公當位極台鉉老夫當以子孫見託耳後陳位果至丞相出定命錄

元懷景

燕公說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貴嫁女與之後張至宰相其男女數人婚姻榮盛男尚公主女為三品夫人出定命錄



張九齡

開元二十一年安祿山自范陽入奏張九齡謂同列曰亂幽州者是胡也其後從張守珪失利九齡判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猶戮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請斬之玄宗惜其勇令白衣效命九齡執諮請誅之玄宗曰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也後至蜀追恨不從九齡言命使酹于墓出感定錄

王丘

開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陰縣尉孫逖進士王泠然不數年皆掌綸誥侍郎崔琳收殘選人裴敦復於特卿盧愷等十數人皆入臺省衆以為知人出談賓錄

楊穆兄弟

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云楊氏弟兄賓客皆同穆氏弟兄賓客皆殊以此優劣穆氏弟兄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仁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出國史補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傭保棹小舟唯領一卝歲女僮時方寒衣復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即芒屩而入丹揖之坐略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起謝曰某為飢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入關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騃恐懼公衙失所在客

吏已逼取靴不得去就踈脱唯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即徒跣以為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頤旨趨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毋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為相（出乾𦠆子）

鄭絪

劉瞻之先寒士也十許歲在鄭絪左右主筆硯十八九

絪為御史巡荆部商山歇馬亭俯瞰山水時雨霽巖巒奇秀泉石甚佳絪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勝槩不能吟詠便晚何妨却返於亭欲題詩顧見一絶染翰尚濕絪大訝其佳絶時南北無行人左右曰但向來劉景在後行二三里公戲之曰莫是爾否景拜曰實見侍御吟賞起予輒有寓題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廻京闕戒子承涵瀚已下曰劉景他日有奇才文學必超異自此可令與汝共處於學院寢饌一切無異爾輩吾亦不

復指使至三數年所成文章皆辭理優壯凡再舉成名公召辟法寺學省清級乃生瞻及第作相出芝田錄

苗夫人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壻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别英鋭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於衆多視之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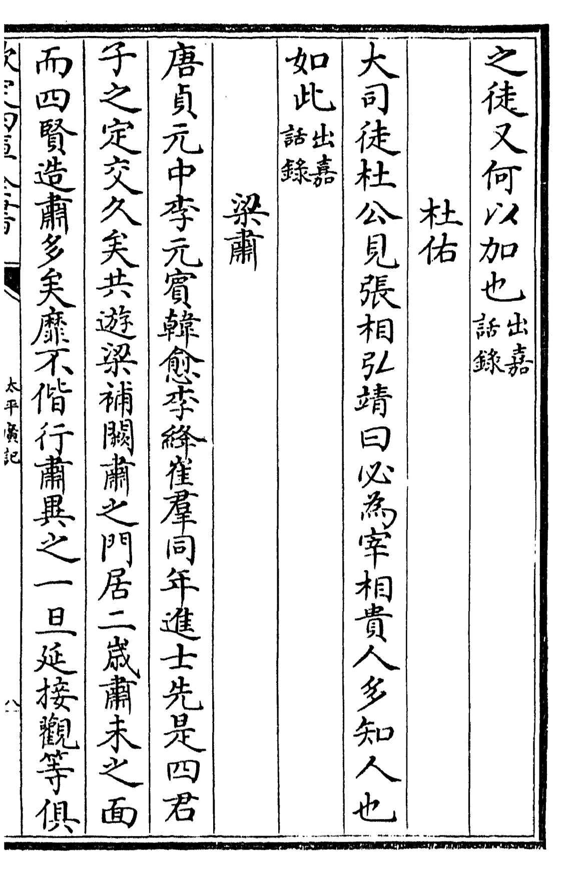
快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泣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為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辭去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贐以七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翺莫敢言

之也至天廻驛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駕因以為名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皐將軍非韓翱也苗夫人曰若是韋皐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尒初有巫嫗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常云相公當直之神漸減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為相公所誚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

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乎賢哉乎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内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壻所以郭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多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出雲溪友議

杜鴻漸

丞相杜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貞盧新州杞陸相贄張丞相弘靖李相藩皆云並為將相既而盡然許郭



之徒又何以加也出嘉話錄

杜佑

大司徒杜公見張相弘靖曰必為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出嘉話錄

梁肅

唐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肅之門居二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

以文學為所稱復奨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言出摭言

呂温

初李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呂温温謂員外郎齊照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

苦友議（出雲溪）

顧和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於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俱與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出世說新語）

劉禹錫

劉禹錫曰李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雖走車破轅良馬須逸𨆬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人言童稚不奇不慧必非異器定矣出嘉話錄

韓愈

李賀以歌詩謁吏部韓愈時為國子博士分司時送客出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急命邀之出雲溪友議

顧況

尚書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著作顧況況覩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却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出幽閒鼓吹

于邵

于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嘗舉賢良方正一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澤為節度使崔

元翰近五十始舉進士卲巽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誥命竟如其言獨孤綬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為第一在中書昇甲科人稱允當出談賓錄

李德裕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國器重之於是縉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為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澀賀

跋任員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贏駒就門告别閽者以俟朝客乃以他去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羇遊之意白覽書曰大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為發身之道豈得家畜飲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門不接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跋廻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閽者具陳與賀跋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

朝士來者為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之留飲數盃遂闕祇接旣罷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歎逾時云此事眞古人之道由玆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未踰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終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吐蕃尤恣屈强宣宗皇帝決於致討延英先問宰臣公首奏興

師遂為統帥率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犬戎列陣于川以生騎馬數千匹伏藏山谷既而得於諜者遂設竒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鏨寳裝帶所乗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于陣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鬬將白公誡兵士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皆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踣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鬬毆之狀蕃軍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金

帶奪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既而大戰沙漠虜陣瓦解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四三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為唐土宣宗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殄凶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鏁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為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款皇風指

揮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聖功四郤有征無汗馬七關雖戍已弢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䰟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羶穹廬遠戍烟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詶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方洽凱歌有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烟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遥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出劇談錄

韋岫

唐丞相盧攜大中初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彗蓋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尚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為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奬拔岫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出北夢瑣言

知人僧

唐令公韋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鑑恆器重之出摭言

蔡荆

唐蔡荆尚書為天德軍使衙前有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院宅市買荆有知人之鑑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荆俄亦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增其職級洎黄寇犯闕

顧彥朗領本軍同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為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大顧甍其弟彥暉嗣之亦使相出北夢瑣言

亞子

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鸂鶒酒巵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畧知大義騎射絶倫其心豁如採録善言聽納容

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蘇無名　趙消　袁滋

李子長

漢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櫝為人象囚人形鑿地為陷以蘆為郭臥木囚其中囚罪正是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邪將天神之氣動木囚也出論衡

袁安

漢袁安為楚相會楚王坐事平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

妻楚横暴囚皆自誣歷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具錄辭狀本非首謀為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霈歲大豐稔（出汝南先賢傳）

嚴遵

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亡夫遭燒死遵敕吏輿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吏

日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鋏錐貫項考問以淫殺夫出益都耆舊傳

李崇

北齊頓丘李崇陳留公誕之子高祖時為兖州刺史兖州比多刼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撾鼓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聞者復撾以為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時除揚州刺史崇明察姦邪憚之號曰

臥虎出談藪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斂帛二百段以酧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為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

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
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揺而語偷氣沮
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揺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
謀於人今方捕逋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
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
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為吾辯析行
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為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
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

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角而永廢者能付其道而求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為將帥者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名之罪乃彫戈既授玉弩斯張誠負覇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柬其才智動以機

鈐公於國則為帥臣私於已則曰亂溢私於已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為前席之賔樊噲為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捧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曾史之誡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諜於人不能惠於已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祆祲除太陽昇而層氷釋引繩縛虎雖希飛免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

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勲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嚮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眞豎儒不足以計事遂絶魏生因寓懐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脱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出甘澤謡

李義琛

太宗朝文成公主自吐蕃貢金數百至岐州遇盜前後發使案問無獲賊者太宗召諸御史目之特命李義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暫勞卿推逐必當獲賊琛受命施以密計數日盡獲賊矣太宗喜特加七階賜金二十兩出御史臺記

蔣恆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真

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却內鞘中眞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眞等視刀有血痕因禁拷訊眞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

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出朝野僉載

王璬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敕推詰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璬

引就房内推問不承瓛先令一人伏案褥下聽之令一人報云長使喚瓛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軒私密之語瓛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出朝野僉載

李傑

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令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

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出國史異纂

裴子雲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兼部人王敬戍邊留牸牛

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産犢三十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敬付獄禁𠰥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墻之下進急乃吐欵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

服其精察出朝野僉載

郭正一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煑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覔婢不得幷失金銀器物十餘事錄奏勑令長平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

頭至街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内以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出朝野僉載

張楚金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

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卧西窻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匹出朝野僉載

董行成

懷州河内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幷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之叱曰箇賊住即下驢來遂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韁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尋蹤至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載

張鷟

張鷟為河陽縣尉日有構架人呂元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鷟取呂元告牒

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即注是字不是即注非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決五下又括詐馮怳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連項亦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幷鞍失三日訪不獲告縣鷟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錢鷟曰此可知也令將却籠頭放之驢向舊餧處鷟令𢯱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之人伏其能出朝野僉載

張松壽

張松壽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刼殺奉敕十日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刼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即以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為推逐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贓並獲時人以為神明出朝野僉載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

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擿伏有名每偷至無名

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庶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請道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則相聞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

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縗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躡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一撤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割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一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

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既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廵塜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捕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出紀聞

趙涓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東宫稍迫近代宗深驚疑之趙涓為廵使令即訊涓周立案驗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頗盡事情代宗甚嘉賞焉德

宗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典衢州年老韓滉奏請免其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出談賓錄

袁滋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漢書武帝詔云東岳見金文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黄金鑄麟趾褭蹄金以叶瑞徵蓋鑄金象馬蹄之狀其後民間多效之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置府庭宰邑者喜獲兹寶欲自以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寘於私室信

宿於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塊矣甕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姦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鞫其案於是獲金里社咸共證宰邑者為衆所擠擁沮莫能自由既而詰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令拘縶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具司備獄以案上聞洎公覽之亦怒俄而因有宴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談謔或云倣

齊人之攫或云有楊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為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親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甚乎袁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請為公詳之洎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相曰諾因俾移獄於府中案問乃令閲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

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檐人力乃二農夫以竹舁至
縣境計其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檐可舉明其即路之時
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疑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
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為
宰相愚常聞金寶藏於土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
化坊有麟德廢觀殿悉皆頹毀咸通中畢誠相國別令
營造建基址間得巨甕皆貯白銀輦材者與工匠三四
十人當晝攫為官中所取遂輦材木蓋之以伺昏黑及

夜各以衣服包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爲銀梃所說與此正同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一